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

詩曰：鹿臺只望接神仙，豈料妖狐降綺筵。濁骨不能超濁世，凡心怎得出凡筵。希徒弄巧欺明哲，孰意招尤翦穢羶。惟有昏君殷紂拙，反聽蘇氏殺先賢。

話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，忙修本差官往朝歌。非止一日，進城來，差官文書房來下本。那日看本者乃比干丞相。比干見此本，姜尚相周一節，沉吟不語，仰天歎息曰：「姜尚素有大志，今佐西周，其心不小。此本不可不奏。」比干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。紂王宣比干進見。王曰：「皇叔有何奏章？」比干奏曰：「汜水關總兵官韓榮一本，言姬昌禮聘姜尚為相，其志不小，東伯侯反於東魯之鄉；南伯侯屯兵三山之地；西伯姬昌若有變亂，此時正是刀兵四起，百姓思亂。況水旱不時，民貧軍乏，庫藏空虛；況聞太師遠征北地，勝敗未分，真國事多艱，君臣交省之時。願陛下聖意上裁，請旨定奪。」王曰：「候朕臨殿，與眾卿共議。」君臣正論國事，只見當駕官奏曰：「北伯侯崇侯虎候旨。」命傳旨：「宣侯虎上樓。」王曰：「卿有何奏章？」侯虎奏曰：「奉旨監造鹿臺，整造二年零四個月，今已工完，特來覆命。」紂王大喜：「此臺非卿之力，終不能如是之速。」侯虎曰：「臣晝夜督工，焉敢怠玩，故此成工之速。」王曰：「目今姜尚相周，其志不小，汜水關總兵韓榮有本來說；為今之計，如之奈何！卿有何謀，可除姬昌大患？」侯虎奏曰：「姬昌何能！姜尚何物！井底之蛙，所見不大；螢火之光，其亮不遠。名為相周，猶寒蟬之抱枯楊，不久俱盡。陛下若以兵加之，使天下諸侯恥笑。據臣觀之，無能為耳。願陛下不必與之較可也。」王曰：「卿言甚善。」紂王又問曰：「鹿臺已完，朕當幸之。」侯虎奏曰：「特請聖駕觀看。」紂王甚喜：「二卿可暫往臺下，候朕與皇后同往。」王傳旨：「排鑾駕，往鹿臺玩賞。」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鹿臺高聳透雲霄，斷送成湯根與苗。土木工興人失望，黎民怨起鬼應妖。食人無厭崇侯惡，獻媚逢迎費仲梟。勾引狐狸歌夜月，商朝一似水中飄。

話說紂王與妲己同坐七香車，宮人隨駕，侍女紛紛，到得鹿臺，果然華麗。君后下車，兩邊扶持上臺。真是瑤池紫府，玉闕珠樓，說甚麼蓬壺方丈！團團俱是白石砌就，週圍俱是瑪瑙粧成。樓閣重重，顯雕檐碧瓦；亭臺疊疊，皆嵌馬金環。殿當中嵌幾樣明珠，夜放光華，空中照耀；左右鋪設俱是美玉良金，輝煌閃灼。比干隨行，在臺觀看，臺上不知費幾許錢糧，無限寶玩，可憐民膏民脂，棄之無用之地。想臺中間不知陷害了多少冤魂屈鬼。又見紂王攜妲己入內庭。比干看鹿臺，不勝嗟歎。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臺高插漢，樹聳凌雲。九曲欄杆，飾玉雕金光彩；千層樓閣，朝星映月影溶溶。怪草奇花，香馥四時不卸；殊禽異獸，聲揚□里傳聞。遊宴者恣情歡樂；供力者勞瘁艱辛！塗壁脂泥，俱是萬民之膏血；華堂采色，盡收百姓之精神。綺羅錦席，空盡織女機杼；絲竹管絃，變作野夫啼哭。真是以天下奉一人，須信獨夫殘萬姓。

比干在臺上，忽見紂王傳旨奏樂飲宴，賜比干、侯虎筵席。二臣飲罷數盃，謝酒下臺。不表。

且說妲己與紂王酣歌。王曰：「愛卿曾言鹿臺造完，自有神仙、仙子、仙姬俱來行樂；今臺已造完成，不識神仙、仙子，可互至乎？」這一句話原是當時妲己要與玉石琵琶精報讎，將此鹿臺圖獻紂王，要害子牙，故將邪言惑誘紂王；豈知作要成真，不期今日工完。紂王欲想神仙，故問妲己。妲己只得朦朧應曰：「神仙、仙子，乃清虛有道之士，須待月色圓滿，光華皎潔，碧天無翳，方肯至此。」紂王曰：「今乃初□日，料定□四、五夜，月華圓滿，必定光輝，使朕會一會神仙、仙子，何如？」妲己不敢強辯，隨口應承。比時紂王在臺上貪歡取樂，淫泆無休。從來有福者，福德多生，無福者，妖孽廣積。奢侈淫泆，乃喪身之藥。紂王日夜縱施，全無忌憚。妲己自紂王要見神仙、仙子之類，著實撓心，日夕不安。其日乃是九月□三日，三更時分，妲己俟紂王睡熟，將原形出竅，一陣風聲，來至朝歌南門外，離城三□五里軒轅墳內。妲己原形至此，眾狐狸齊來迎接。又見九頭雉雞精出來相見。雉雞精道：「姐姐為何到此？你在深院皇宮受享無窮之福，何嘗思念我等在此淒涼！」妲己道：「妹妹，我雖偏你們，朝朝侍天子，夜夜伴君王，未嘗不思念你等。如今天子造完鹿臺，要會仙姬、仙子；我思一計，想起妹妹與眾孩兒們，有會變者，或變神仙，或變仙子、仙姬，去鹿臺受享天子九龍宴席；不會變者，自安其命，在家看守。俟其日，妹妹同眾孩兒們來。」雉雞精答道：「我有些需事，不能領席；算將來只得三□九名會變的。」妲己吩咐停當，風聲響處，依舊回宮，人還本竅。紂王大醉，那知妖精出入。一宿天明。次日，紂王問妲己曰：「明日是□五夜，正是月滿之辰，不識群仙可能至否？」妲己奏曰：「明日治宴三□九席，排三層，擺在鹿臺，候神仙降臨。陛下若會仙家，壽添無算。」紂王大喜。王問曰：「神仙降臨，可命一臣斟酒按宴。」妲己曰：「須得一大量大臣，方可陪席。」王曰：「合朝文武之內，止有比干量洪。」傳旨：「宣亞相比干。」不一時，比干至臺下朝見，紂王曰：「明日命皇叔陪群仙筵宴，至月上臺下候旨。」比干領旨，不知怎樣陪神仙？糊塗不明。仰天歎息：「昏君！社稷這等狼狽，國事日見顛危，今又痴心逆想，要會神仙；似此又是妖言，豈是國家吉兆！」比干回府，總不知所出。

且說紂王次日傳旨：「打點筵宴，安排臺上，三□九席俱朝上擺列，□三席一層，擺列三層。」紂王吩咐，布列停妥。紂王恨不得將太陽速送西山，皎月忙昇東土。九月□五日抵暮，比干朝服往臺下候旨。且說紂王見日已西沉，月光東上，紂王大喜，如得萬斛珠玉一般，攜妲己於臺上，看九龍筵席，真乃是烹龍炮鳳珍羞味，酒海饌山色色新。席已完備，紂王、妲己入內權飲，候神仙前來。妲己奏曰：「但群仙至此，陛下不可出見；如泄天機，恐後諸仙不肯再降。」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」話猶未了，將近一更時分，只聽得四下裏風響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妖雲四起罩乾坤，冷霧陰霾天地昏。紂王臺前心膽戰，蘇妃目下子孫尊。只知飲宴多生福，孰料貪杯惹滅門。怪氣已隨王氣散，至今遺笑鹿臺魂。

這些在軒轅墳內狐狸，採天地之靈氣，受日月之精華，或一、二百年者，或三、五百年者，今併化作仙子、仙姬，神仙體象而來。那些妖氣，霎時間，把一輪明月霧了。風聲大作，猶如虎吼一般。只聽得臺上飄飄的落下人來。那月光漸漸的現出。妲己悄悄啟曰：「仙子來了。」慌的紂王隔簾一瞧，內中袍分五色，各穿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，內有戴魚尾冠者，九揚巾者，一字巾者，陀頭打扮者，雙丫髻者；內有盤龍雲髻如仙子、仙姬者。紂王在簾內觀之，龍心大悅。只聽有一仙人言曰：「眾位道友，稽首了。」眾仙答禮曰：「今蒙紂王設席，宴吾輩於鹿臺，誠為厚賜。但願國祚千年勝，皇基萬萬秋！」妲己在裏面傳旨：「宣陪宴官上臺。」比干上臺，月光下一看，果然如此，個個有仙風道骨，人人像不老長生。自思：「此事實難解也！人像兩真，我比干只得向前行禮。」內有一道人曰：「先生何人？」比干答曰：「卑職亞相比干，奉旨陪宴。」道人曰：「既是有緣來此會，賜壽一千秋。」比干聽說，心下著疑。內傳旨：「斟酒。」比干執金壺，酌酒三□九席已完，身居相位，不識妖氣，懷抱金壺，侍於側伴。這些狐狸，俱仗變化，全無忌憚，雖然服色變了，那些狐狸騷臭變不得；比干正聞狐騷臭。

比干自想：「神仙乃六根清淨之體，為何氣穢衝人！」比干歎息：「當今天子無道，妖生怪出，與國不祥。」正沉思之間，妲己命陪宴官奉大盃。比干依次奉三□九席，每席奉一盃，陪一盃。比干有百斗之量，隨奉過一回。妲己又曰：「陪宴官再奉一盃。」比干每一席又是一盃。諸妖連飲二盃。此盃乃是勸盃。諸妖自不曾吃過這皇封御酒，狐狸量大者，還招架得住；量小者招架不住。妖怪醉了，把尾巴都拖下來只是搥。妲己不知好歹，只是要他的子孫吃；但不知此酒發作起來，禁持不住，都要現出原形來。比干奉第二層酒，頭一層都掛下尾巴，都是狐狸尾巴。此時月照正中，比干著實留神，看得明白，已是追悔不及，暗暗叫苦，想：「我身居相位，反見妖怪叩頭，羞殺我也！」比干聞狐騷臭難當，暗暗切齒。

且說妲己在簾內看著陪宴官奉了三盃，見小狐狸醉將來了，若現出原身來，不好看相。妲己傳旨：「陪宴官暫下臺去，不必奉酒；任從眾仙各歸洞府。」比干領旨下臺，鬱鬱不樂；出了內庭，過了分宮樓、顯慶殿、嘉善殿、九間殿。殿內有宿夜官員。出了

午門上馬，前邊有一對紅紗燈引道。

未及行了二里，前面火把燈籠，鏘鏘士馬，原來是武成王黃飛虎巡督皇城。比干上前，武成王下馬，驚問比干曰：「丞相有甚緊急事，這時節纔出午門？」比干頓足道：「老大人！國亂邦傾，紛紛精怪，濁亂朝廷，如何是好！昨晚天子宣我陪仙子、仙姬宴，果然一更月上，奉旨上臺，看一起道人，各穿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衣，也有些仙風道骨之像。孰知原來是一陣狐狸精。那精連飲兩三大盃，把尾巴掛將下來，月下明明的看得是實。如此光景，怎生奈何！」黃飛虎曰：「丞相請回，末將明日自有理會。」比干回府。黃飛虎命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乾：「你四人各帶二名健卒，散在東、南、西、北地方；看那些道人出那一門，務蹤其巢穴，定要真實回報。」四將領命去訖。武成王回府。

且說眾狐狸酒在腹內，鬥將起來，架不得妖風，起不得朦霧，勉強架出午門，一個個都落下來，拖拖拽拽，擠擠挨挨，三三五五，擁簇而來。出南門，將至五更，南門開了，周紀遠遠的黑影之中，明明看見。隨後哨探：「離城三〇五里，軒轅墳傍，有一石洞，那些道人、仙子，都爬進去了。」

次日，黃飛虎昇殿，四將回令。周紀曰：「昨在南門，探得道人有三、四〇名，俱進軒轅墳石洞內去了。探的是實，請令定奪。」黃飛虎即命周紀：「領三百家將，盡帶柴薪，塞住洞口，將柴架起來燒，到下午來回令。」周紀領令去訖。門官報道：「丞相到了。」飛虎迎請到庭上行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飛虎將周紀一事說明。比干大喜稱謝。二人在此談論國家事務。武成王置酒，與比干丞相傳盃相敘，不覺就至午後。

周紀來見：「奉令放火，燒到午時，特來回令。」飛虎曰：「末將同丞相一往如何？」比干曰：「願隨車駕。」二人帶領家將前去，同出南門，三〇五里，來至墳前，煙火未滅。黃將軍下騎，命家將將火滅了，用撓鉤撻將出來。眾家將領命。不題。

且說這些狐狸吃了酒的死也甘心，還有不會變的，無辜俱死於一穴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權飲傳盃在鹿臺，狐狸何事化仙來。只因穢氣人看破，惹下焦身粉骨災。

眾家將不一時將些狐狸撻出，俱是焦毛爛肉，臭不可聞。比干對武成王曰：「這許多狐狸，還有未焦者，揀選好的，將皮剝下來，造一袍襖獻與當今，以惑妲己之心，使妖魅不安於君前，必至內亂；使天子醒悟，或加貶謫妲己，也見我等忠誠。」二臣共議，大悅。各歸府第，歡飲盡醉而散。古語云：不管閑事終無事，只怕你謀裏招殃禍及身。不知後來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